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七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潘　炯

讀禮通考卷八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五

衣冠葬

虞集程夫人墓誌銘史台孫喪其曾太母不知其處刻木像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後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

為敘其次而著之

虞堪書陶孝子傳後常州城陷民陶某父為賊驅去及官軍復城父死不知其所某於寓近營冢壙葬父冠裳旦暮哭臨

西園聞見録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陳亡敬方十歲聞訃即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於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陳事輙流涕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斂在堂鄰不

戒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

旌子懋舉人仕至知州

顧璘謝孝子傳孝子名廣父忠出賈梁宋聞神仙遐

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不歸廣屢年尋覓竟不可

得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窆焉哀慕

之心至老不替

火葬

魏書張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初元遥之討平大乘賊也

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北史隱逸傳馮亮雅愛山水延昌二年冬病篤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絶

東都事略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詔曰王者設棺椁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

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禮宜禁止仍敕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戸部侍郎榮薿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

況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寛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摽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并客旅逺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俟將來州縣摽撥到荒閒之地别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摽撥

二程全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俗之獘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家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别有焚尸之

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為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

通志葬用火化桒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然則此亦古俗也未為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為墳而刀耕火種之人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慮也

司馬氏書儀世人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盖出於羌俗

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容齋隨筆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

焚其棺椁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衞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塜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所以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

事文類聚賈同禁焚死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父母既歿斂首足形旋

葬慎護戒潔奉死如生斯之謂亡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斯之謂全歸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宫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日哭夫宫廟之與廬舍猶然況又執火而焚其尸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尸於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以守

職徼遠難祔於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癘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脩短有命疾病豈有例哉根其由葢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

布浹仁義如之何使西域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

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路史發揮甚矣焚尸之酷也父兮鞠我母兮育我比

其死也一舉而焚之孝子順孫爲之安乎曩覩秘閣

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

道忽死既而讝曰福詮震死亦倫苦矣而又見焚不

已甚乎以是知焚尸爲死者苦也

元典章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

省劄付近准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申同知高
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於柴薪之
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椁而厚葬之今
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
詳今後除從軍遠遠或為羈旅從便焚燒外據久居土
著之家若准本路所申相應准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
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及通行
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

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椁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隨路廟院寄頓骸骨合無明立條教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時喪葬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内埋了若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内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似為相應都省准呈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王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竊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

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救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條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滁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概禁止

黄瑜雙槐歲抄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

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王廷相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椁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椁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沒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丘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夫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斯悖謬之大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

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湛若水家訓焚尸之禍殘子孫天性之愛傷天地泰和之氣能使一方荒旱癘疫我在南京參贊已行之令立一義阡禁一邮人民不許燒焚父母以陷於不孝之罪皆令葬於義阡以存天和有貧無棺者本家給與

乾學案火葬之說悖理賊親之甚斷斷不可不禁革者及觀燊嶷及通志之言反若以火葬為善嗚呼何其立說之顛倒也必若憂葬埋之無地則官為廣立義冢使四郊之小民

咸得死有所歸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明律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焚化者聽從其便　今律文同

朱董祥曰焚尸之事世俗雖有然皆出於市井僕隸稍有知者必不為也第此輩不能以理諭則當以法懲故為人臣者而不能致君禁此使民為掩骼之計不可以稱仁人為士子者而不使鄉黨閭里習聞其慘毒而不化之以漸不可以稱孝子為之者固市井僕隸而所以使之為之而無忌憚者豈盡其罪邪

塔葬

舊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
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
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
西域法議層甎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名上言
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甎起塔
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
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

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姜公輔傳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也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壟宜令造一甎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

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

義葬

史記主父偃傳主父方貴幸時賔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後漢書繆肜傳太守隴西梁湛名肜為決曹史湛病卒

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荀淑傳何顒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并致顒尸而葬之爽之冢旁

晉書向雄傳雄河内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太守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

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鄉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悦與談宴而遣之

閻纘傳纘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纘棄官歸

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夏方傳方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

南史蔡興宗傳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善坐竟陵王誕爲逆事誅興宗躬自收殯致喪還葬豫章舊墓孝武

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刑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

周捨傳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王敬則傳敬則為表文曠所斬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孫謙傳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

嚴植之傳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為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孝義傳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葬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里

范叔孫錢唐人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

為殯埋又同里施大范苗范敬宗並有死喪疾病親鄰畏避莫敢營視叔孫盡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郄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期年

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鄉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鄉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

北史宋遊道傳 文襄疑黄門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

心也

段成根傳成根與父暉為魏太武所害暴尸長安市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督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

王義方傳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還

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徃洹水

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尸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

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咒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咒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之稱道琮誠感所致

李綱傳周齊王憲引綱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載尸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來瑱傳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尸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

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會葬

春秋 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

葬我君僖公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襄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會葬

之禮於鄗上注從竟至墓主為送葬來

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後漢書郭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内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

范冉傳中平二年冉卒於家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會葬者二千餘人

開元禮敕遣百官會王公大臣葬儀注與會喪禮同

政和禮明集禮亦如之

唐書肅王詳薨發引之日百官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

内史令竇威卒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

金史榮王爽薨世宗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

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

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為恨其見友愛如此其阿瑣薨

亦如之

汪克寬經禮補逸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

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亦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祭墓

隷釋成陽靈臺碑慶都仙沒蓋葬于茲上立黄屋堯所奉祠

乾學案水經注堯母慶都冢在成陽成陽本

今曹州地明臣議禮以唐縣慶都冢當之誤矣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孟津

乾學案禮不墓祭而堯祠靈臺武王祭畢則古人固有行之者矣雖與後世寒食之祭不同然其祭於墓則一也故以為墓祭之始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注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

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舍奠於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疏舍奠於墓左既窆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

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鄉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

方慤曰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

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注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焉

程子曰舊説為祭后土則為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儀

張栻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

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萬斯同曰冢人為尸自是祭土神而程張二子竟以為祭墓非也儻果為祭墓則為尸者當使子孫為之何乃使冢人乎墓祭本後世之禮不必援此為據也

乾學案檀弓及此條本非祭墓亦列於是篇者蓋以土神既有祭則推此意而祭墓中之祖考亦未始不可也故録之且世俗祭墓之時多有先祭土神者亦以見俗禮之有所本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漢書張良傳良從髙帝過濟北果得榖城山下黄石即前圯上老人所云者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

蕭望之傳 望之死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後漢書李通傳帝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傳帝詔右扶風脩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

鮑永傳永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

乾學案此帝王之事宜列於上陵篇中今亦

列於此者世言墓祭始於明帝故不可不載

然其舉也以正月則與後世寒食之祭終有

少異也

橋玄傳玄卒曹操感其知己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

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

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

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

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
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
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
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李善傳善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
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奴婢謀
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亡鍾離意薦善行狀招拜
太子舍人顯宗時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

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三國志司馬德操嘗造龎德公值其渡沔上冢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

通典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

開元禮王公以下拜埽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翦草木之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服改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塋精靈感慕有泣無哭至於封樹内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荆棘處與荒草接連者皆隨即芟翦不令人田得及埽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

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或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埽儀惟不占日

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憑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黷塋域宜設於塋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遙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二塋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塋食餘饌者可於他僻處不見墓所孝子之情也

乾學案王公以下拜埽儀開元禮有之而政和禮不載亦可見當時禮官之疎略矣

二程全書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

則死不墓祭葢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冢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横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亂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實葬只是葬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朱子家禮墓祭三月上旬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每分如家祭之品別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厥明灑埽是日晨起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

儀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拜訖環繞省視）除草棘　添土　畢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又除草於墓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

儀節序立（如家祭之儀）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　初獻禮　詣某親墓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如墓列葬非一

（則逐位詣某親墓前）詣讀祝位 跪 俯伏興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奉饌 亞獻禮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酒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婦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曾玄）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埽封塋

不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祗薦歲事尚饗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布席於墓上饌各用大盤設盤盞匙筯如儀

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儀節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主人執注初獻禮　跪　讀祝祝跪主人之左讀之俯伏興平

身　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
地之神某躬脩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
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尚饗

李濟翁資暇録寒食拜埽槩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
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
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
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享何
殊今多白衫麻鞵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
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
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栢非遠之家
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禄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
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板即可矣若悉白
衫麻鞵何以表軒冕邪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

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屨而去允為不可　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謂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於中者張毅夫謂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我享是其魂氣獨不至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祀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殺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餘頃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表楄致愨亭記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踰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闕非止祭墓焉耳矣展習於墓猶援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

王行金氏墓祠記葢聞諸古事死之禮葬祭而已體魄既藏神依於主子孫之奉一於主焉此墓祭所以非古也然古人之祭也盡禮於奧足矣而復祭於祊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則祖宗體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時而在乎此墓祭雖非古而中古以還禮有所弗禁也

王彛曰漢明帝永平元年朝原陵如元會儀大官上食太常奏樂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明帝至孝惻怛不易奪也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以為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廟享而已矣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人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豈以廟與墓而易其思慕愴怛之情哉既為親之體魄而忍致死之亦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國家重廟享而不廢陵祀下逮臣庶亦不以墓祭為嫌乃知酌古準今禮之善物蔡邕所論不其然乎

李濂墓祭說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前無有也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周禮亦不足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事於墓而祭后土氏也非謂祭祖先之墓也如祭祖先之

墓則子孫當為尸何以尸冢人邪曰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聖人固嘗言祭墓矣子以為非禮何居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而夫子告之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蓋庶子賤不敢入廟故不祭於廟而望墓以祭權也重宗也非謂得祭於廟乃舍之而祭於墓也曰然則祭墓起於何時乎曰漢人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曰秦不師古起寢於墓側漢因之不變諸陵寢皆以朔望伏臘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倣效皆舍廟而祭墓此禮家之所深慨而舉世不知其非者也何以言之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之也故於其可知而疑於無知者則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則求之而如或

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是故家有廟郊有墓墓藏體魄而致生之不知者也廟聚神魂而致死之不仁者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而謂達禮者為之乎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觀其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骨肉歸復於土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者也魂氣無不之此遊魂為變之無方者也是故當葬之日櫬形而掩諸幽既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中四祭而不為疏惟恐其或散也乃若墓也者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弗在於此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即俗之所謂拜埽也非祭也子未讀檀弓乎昔者子路去魯謂其友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未聞祭墓也夏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思其居啟非不

思其父而未聞有饗陵之舉葢時饗在廟也唐開元詔曰寒食上墓禮經未聞近代相承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祭者宜許上墓拜埽亦未聞祭也後唐莊宗每歲寒食出祭謂之破散風流迄今莫有正之者吁可怪已曰考亭先生家禮世皆遵用之而墓祭之儀亦具焉審非禮先生何以取之曰家禮本諸儀禮與温公書儀程氏遺書而作儀禮無墓祭之文温公以祭墓為不可程氏之書亦無是說矧家禮乃先生脩輯未成之書為一行童竊以逃去弗及改定至先生易簀始出故其立論多與晚年不合先生他日又曰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是拜埽而已君子於此不苟從非矯世也守禮也曰時當寒食雨露既濡傾城士女皆之墟墓間羅饌酹漿攀號洒泣而守禮君子亦有先人墳墓者也當如之何曰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君子於此必有所處矣盍當鄉俗上冢之時齋戒

易服先祭於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思之心翌日率子孫咸集墓所培灌松楸省閲兆域加虆梩之土以崇若堂之封拜埽事畢然後祭后土氏於塋之北布席盥祝一如家禮厥明灑埽以下之儀則古禮今俗庶幾兩盡而仁智之道舉得之矣何必設祭於墓以取知禮者之譏誚乎曰墓祭固非禮然出於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於義亦無甚害者君子從俗可也何深非之曰不可伊川有言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於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知之

姚旅露書清明重陽上墳海内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内為盛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具饌　韓魏公就用寒食及十月一日祭　或問增注問墓祭有儀否先生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是拜埽而已今宜祭否曰䝉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又䝉劉氏云人死葬形原野與世隔絶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逹庶人有上墓之祭是則貴賤皆宜墓祭也曰祭儀祭物如何曰朱子云略如家祭今倣其儀物為圖於下　祭墓祝文維年月日同前孝子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之墓曰氣序流易雨露既濡十月則改霜露既降瞻埽封塋不勝感慕謹以粢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呂坤曰墓祭非古也而東郭墦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葬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疎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陳龍正墓祭説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不祭魂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主則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埽因致奠焉使遠祖歲得一饗禮以義起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惟先廉憲公及盛宜人皆遠葬山中寒食十月朔每歲拜埽者再勿疎勿忘兼用防微非敢豐于昵又同堂時奠則由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由近以追遠何則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張文嘉曰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而去飲福受胙拜畢環繞省視除草棘添土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埽之時俾無荒圮禮也然寒煙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

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賔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漢然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乾學案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埽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為節不知始於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意者起於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埽之外别有上墓之禮則拜埽與上墓實分為二拜埽無祭而上

墓有祭又不知何時而始合為一也　又案
李濂墓祭說云古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考
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云開元二十九年寒
食奠於首陽山上非墓祭而何白居易詩清
明寒食紙錢飛張籍詩寒食家家送紙錢王
建詩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
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焚紙錢必
有澆奠蓋此風唐世為極盛也

張獻翼曰夫朝飢可以不食墳墓不可不展又子孫不時展墓丘木必為人翦伐田土必為人侵奪甚或水入於榑或獸犯乎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時能展墓不惟有思祖愛親之心且於弟兄叔姪之情時時展晤不至視族人如路人睦族仁親之道寓焉一舉而所得如此一失而所喪如彼豺能祭獸獺能祭魚人何憚而不為乎或子孫之中力有不及協同而辦一歲之中埽墓一次已為甚稀所費者不過幾何有力者獨舉無力者共舉可行可久之法也間有叔姪之情不協兄弟之意稍乖每至展墓難於相見必謝以他事夫事豈有大於拜埽人豈有重於祖父者乎傳云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顧祖宗之墓則知本根同生雖有不平亦盡亡之矣吾少時見父黨上墓必早必虔無敢不行者而大伯父二伯父雖七十之外尤為爭先而往吾輩不及父風甚矣況可有不如吾輩者乎汝曹念之然但知父母而忽亡遠祖又非親

以及親祖以及祖之誼也

駱問禮曰古人惟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

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讀禮通考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八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六

雜志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注取其過厚　疏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無日月限數也

周禮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

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注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疏此謂行人在路死者有地之官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黨宰之單皆是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

鄭鍔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與失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骴矣

地官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史浩曰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皆不經之甚者

王昭禹曰婚姻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顧湄曰遷葬者如魏武帝之於倉舒唐中宗之於重潤代宗之於倓是也嫁殤者如魏明帝之於女淑是也是皆徇一己之私暱而悖先王之法禁者也周之盛世未必有此蓋周公逆知後世之流弊而為之禁彼四君者何乃悍然而不之顧始作俑者其魏武乎

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過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疏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為明竁者明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竁壙中也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

鄭諤曰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也邦裏定公所斷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竁欲人知其罪也

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注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𡑞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𡑞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

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方愨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陳祥道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仕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周譜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胡銓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刺其欲害人良田

劉彝曰伯玉惡其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亦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於風喻者歟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方慤曰恃己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為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為恕子臯昧於此宜應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

春秋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渴猶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注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

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註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春秋莊公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此復讐也曷為葬之注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春秋僖公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注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注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春秋成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注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襄公十九年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注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

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注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側莊公于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注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注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二十九年夏四月葬靈王注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注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

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注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昭公二年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注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注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

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兹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注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注冢卿謂季孫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

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注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

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注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注自從也既葬而行注善杜洩能辟禍

春秋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

左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注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注寘馬玉既又

請私注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注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

春秋十有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春秋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注闞

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疏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　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注明臣無貶君之義

孟子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

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盖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漢書龔勝勅後人勿隨俗動我冢種柏作祠堂顏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勿動我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從俗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三年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

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詞
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
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
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
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叅軍
或以為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
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

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將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體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淸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

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兖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
郄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毁瘁殆不自全其
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
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閑服欲闋乃閑葬後經年乃
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閑常爲舒
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
可輕以相貶也

乾學案晉書郄詵本傳詵以對策上第拜議

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户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與通典不同

三國志魏武帝愛子倉舒病亡為聘司空掾邴原亡女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

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復聘甄氏亡女合葬焉

邵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於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操不能克私愛於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而不能舍掾以去其視管寧能無愧乎

曹操篡漢有天下歿後恐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隋書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壟殘毀樵牧

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
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户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
為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
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
建寧郡王倓代宗深思其寃追贈齊王謚曰承天皇帝
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有司
準式擇日册命改葬於順陵

劉昌傳昌初至平涼刦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尅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櫘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將士曰懷忠冢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冢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五代史莊宗時得唐故内人景娥言當李彦威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阬瘞於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蜀世家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同姓録之為子及建子衍死宗壽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陸游家誡古者植木冢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冢上松木多不過數十太尉初葬寳峯比上

世差為茂欝然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寖盛遂至連山彌谷不幸曾孫遂有剪伐貿易之弊生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為門户之辱其害更甚于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不陷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石人石虎之類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為鄉邦其力非不可置庵贍僧然終不為豈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必廢又南方大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若云賴僧為福尤為不然

羅頎物原几蘧藁舁而風化有巢始以藥裡掩之燧人積薪以葬軒轅始置棺夏禹加土塈成湯加木椁周公置墻翣桓魋為石椁　夏禹始制明器易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隨道俑機

衣襚穆王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糧罌含類也明衣面帛襚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起於周之中葉 墓有儀衛始於秦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麟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

周密癸辛雜識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勑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羊虎雜錄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

以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而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媪常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緯云大夫樹欒士樹楊案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鄰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唐順之瘞河堧枯骨誌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具髆髑髀骱脊膂諸雜骨無算盖出于犬豬烏鳶所饜飽與

夫日炙燄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
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逮水
落不能浮尸尸遂積疊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
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
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禇生淄書舍在
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
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甌揹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
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玭玭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
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
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某人之骸
云耳雖後千百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
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
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
尸爾髀我股甲脊乙脅蟆於一坎若翳葦亂蓬然亦
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僧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
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

時何等人也尚不免於牛馬骨同葬況此輩等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明英宗實録天順七年定國公徐永寧奏欲遷生祖母沈合葬祖塋改適祖母張葬別所及請誥封生母并妻事下禮部尚書姚夔并給事中袁愷等交劾其狂妄不識大體上曰永寧固狂妄第念其勲戚姑免執問其令自陳狀錦衣衛究為永寧寫本者治之都指揮僉事門達因言永寧恣肆越禮亦宜治罪遂命下刑部鞫罪當

贖徒還爵上曰永寧贖罪畢仍停祿半年

乾學案徐永寧貶適崇庶悖禮亂常一徒曷

足蔽厥辜甚矣刑罰之失中也

金九皋抱甕集秦攻齊齊使章子應之或有毀章子於齊王者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於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我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死君哉君父一也雖無君命以君命更葬異其宅以自絕殺其禮以示貶其可也章子之不欺死父孝焉而泥者乎齊王以此而信其臣可謂善推其類矣

姚旅露書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案石羊天禄也似鹿非鹿名曰桃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今元旦畫形縣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虎者誤羅願又謂桃拔一角曰天禄兩角曰辟邪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禄辟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用

陳龍正曰栽樹以杉為第一能辟蛀次柏檜石楠冬青之屬松頗引蟻竹尤甚俱不宜用桂非不佳恐惹扳折桃柳冶嫩勿栽周遠可植椐榆銀杏

通論

墨子節葬論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壟必巨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衰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

不聽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早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

泉上毋通臭壟若禁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轂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轂木之棺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

不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聖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令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無用若此矣上稽之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

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莊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哭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荀子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扫不扫者之所言也凡人之

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扫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

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

韓子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也

呂覽節喪篇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扫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

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

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

閒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因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引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篇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

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賔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扫扫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

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争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

徹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合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

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扫齊未亡而

莊公冢扫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

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魯季孫

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

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

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後漢書王符浮侈篇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桐木為棺葛

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椒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倣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

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
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
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
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髙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
生不極養死乃崇葬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梗柟多埋珍
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
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

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崔寔政論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遺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恨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姚信曰葬於寛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為用下土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瓦棺薄葬斂以時服依於高丘徹於深穽庶乎可以

不辱耳

鄭所南心史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於太朴之天也劉向言黄帝時始制棺槨自是之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於斯祥於斯也古人胷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皆罔不合未若後世棄本逐末侈為華謬温公葬論伊川葬説允為正大之端吕才救時卜宅禄命葬三篇亦正所學則淺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之節或旹其緩其速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具嚴乎與禮記喪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名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語卜者擇其吉也曲禮

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説曁乎春秋左傳書葬頗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禮記喪祭最備語葬亦多主禮不及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葬獨不深長思之何與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有毋過禮苟亡矣還葬懸棺而封謂無則使為窆束棺直下而葬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馬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其坎深不至於泉謂度深得宜曰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於防封之高四尺因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六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死卜葬於

古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太史公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子等說人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於赤松子青囊書錦囊書狐首經樗里子青烏先生郭璞一行師袁李曾楊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為火取去今所存狐首經為第一書邇後其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或以此事為重

呂坤曰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為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摠之如生如存之意致愛致慤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

耳忘本原者薪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櫬中無安定之身或瘞父母於兩地夫妻永世仳離或委骨肉於異鄉子孫不復展省於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誤人也垣又曰生而宮牆没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作室於墓築以周垣樹以松楸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輿家言墓不宜木泰樹草木以象山後世陵寢因之未見有不宜者封内有舊墓雖貧雖狐無遷生有鄰也死獨無乎擁從環繞胡為乎不可無無子孫者節序有悲及焉無使餒而

補遺

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昏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昏設二座相並各立小

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為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嫺教訓男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已薦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既已成昏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讀禮通考卷八十七